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台灣詩人陳虛谷的創作理念及其實踐

doi:10.7013/CCTHCWHSNK.199712.0095

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 (1), 1997

作者/Author：施懿琳

頁數/Page：95-116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7/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7013/CCTHCWHSNK.199712.009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台灣詩人陳虛谷的 創作理念及其實踐

施懿琳

一、前言

陳虛谷先生的作品集，到目前為止共有三種版本發行。第一次刊印是由虛谷六女晚翠委託莊幼岳先生編校，於一九六〇年付梓，書名為《虛谷詩集》。收有舊詩四四三首，對聯二幅，新詩十八篇（註一）。第二次是一九八五年虛谷逝世二十週年時，由虛谷諸公子儘其所能地收集虛谷作品，並由旅日的三子逸雄詳加註解，集為《陳虛谷選集》，共收有小說四篇、新詩二十二篇、舊詩詞五百餘首、雜文六篇、書信六封，由鴻蒙出版社印行。至於第三次刊行仍由陳逸雄先生編修，計劃在一九九八年由彰化文化中心出版《陳虛谷作品選集增補稿》，此書除了修正過去選集的誤失和不足之外，又增補了：舊詩數十首、朋友贈詩十餘首，以及虛谷給丁瑞魚、莊遂性的信二十一件，給子女的信十四件，莊遂性給虛谷的信四件、呂泉生與游昌發將虛谷詩譜成曲子的詩樂十四曲，約增加了一百頁的篇幅（註二）……尤其是書信數量的增多，使我們對虛谷

註 一：參考陳逸雄編《陳虛谷作品選集增補稿》〈寄陳暖玉書〉後，陳逸雄之註。此書已編輯完成，目前仍在校稿中，將於一九九八年由彰化文化中心出版。

註 二：參考陳逸雄致彰化文化中心主任書信，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八日。

其人及其創作態度和理念有更深入的了解。

由於陳虛谷在台灣新文學上有一定的重要地位，因此，歷來研究者大多集中在他新文學作品的探討上；在漢詩方面，除了呂興昌先生曾從虛谷新、舊體詩兩個角度並行的方式來討論虛谷詩作特色外（註三），並未見論及虛谷詩觀者。這對以「詩人」自居的陳虛谷而言（註四），在研究所觸及的角度上終究有所不足。本文嘗試透過目前所能看到的陳虛谷詩文和書信，尤其是第三次編輯出版的《增補稿》，掌握虛谷對傳統詩的創作觀，及其寫作舊詩的方法，並進一步分析：作為一個跨越新舊文學領域者，在創作觀念和態度上與傳統舊文人有何相異之處？試圖藉此說明陳虛谷在台灣傳統詩改革上的貢獻和價值。

二、詩的定義及詩人之要件

虛谷將自己在台灣文學史上的位置定位在「詩人」，可見「詩」在他的心目中極具重要性。那麼他所謂的「詩」究竟應該如何定義呢？一九二六年虛谷發表批評《台灣日日新報》「無腔笛」欄的文章〈駁北報的無腔笛〉，最足以清楚地看出他對詩的認知（註五）：

詩是人間感情漲到最高潮時候的聲。我們生在這無始無終的宇宙，推移不定的社會，有喜怒哀樂來觸動我們心絃的時候，我們的靈一定會喊叫

註 三：參考呂興昌〈他年但願多情熱，來作台灣革命家——論陳虛谷的新舊體詩〉，一九九三年一月，第二屆礦溪文藝營論文選集，頁三至三一。

註 四：虛谷在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日自東京寄給大女兒及女婿的書信中說到：「我日後若能於生活史上留個小小的紀念的價值，便是詩。我平生最得意的有二事：一是演說，一是詩。我七、八年前曾寫過四篇小說，就中一篇已受一個台灣青年（指李獻璋）編入《台灣小說集》。我平生最喜讀理論的書，小說不多讀，寫小說自非得意，不足言」，參考《陳虛谷選集》，鴻蒙文學出版公司，一九八五年十月初版，頁四〇二。

註 五：此文收在《陳虛谷選集》，同前註，頁三四六至三五二。

，我們的心一定會跳躍，我們一定要用甚麼形式表現出來……詩就是把這悲喜、怪訝、禮讚的感情，藉有音節的文字而表現的形式。

對於「詩」本質的說明，原不受限於古今中外，亦不受限於新、舊體詩。因此，虛谷引用毛詩序、朱熹語；引用歌德、華茲華斯；引用郭沫若、康白情、田漢的說法，一再印證「詩為心聲」的特質。認為惟有以具有音節的文字，表現真情感的作品才可稱為「詩」（註六）。

基於這個前提，非出於真情感，專以歌頌為能事的「狐媚文人」所寫的就不足以稱為「詩」；拘泥形式「只對對平仄，整整格律，東扯一句，西拉一句，湊成八句」的也不足以稱為「詩」。陳虛谷在該文中進一步對詩人所應具有的要件進行說明（註七）：

詩既是抒寫感情，那麼，詩人該有甚麼要件呢？第一、要有敏銳的直覺
第二、要有奔騰的情熱；第三、要有豐富的想像；第四、就是純真的品性。

有了這些條件後，真正的詩人才能透視人生的真相，窺探自然的奧秘，領略到常人所不能感知的情味和美感。因此，詩人必須對自己有嚴格的要求，絕對不可自甘墮落，淪為執政者的傳聲筒。相反的，在當時社會，尤其是日本殖民統治的時代「詩人是要做個民衆的先驅者，指示時代的精神在那裡，及民心的趨向在那邊。所以詩人，一面要有哲學家、思想家的本領」（註八），扮演著「先知者」的角色；因此他不但要有過人的智慧和洞悉力，同時要有熱烈澎湃的情感。這情感可從兩個角度來說，一是緣於對人間至美的耽愛，致使詩人多情多感，對鍾愛的對象，有著強烈的愛悅和眷戀；另一方面是對社會民衆的關心和大愛，所謂「人飢己飢，人溺己溺」，對自己的同胞乃至全人類有著深厚的情誼，因此常表現為不忍人之情。虛谷晚年所寫的〈詩人〉兩首，頗能看出這

註 六：參考同註四，頁三四七至三四八。

註 七：參考同註四，頁三四九。

註 八：參考同註四，頁三五—。

樣的特色：

惜物憐人大有情，不貪利祿不求名。詩家自是預言者，何得無言過一生

。（其一）

吟花詠鳥善傳神，花解相思鳥解親。萬物有情皆可愛，天生多感與詩人

。（其二）

此外，作為詩人還必須具有豐富的想像力。他的生命經驗未必較其它人為複雜，但是，同樣的生活內容在詩人眼中看來，卻可能是豐富多姿的綺麗世界。虛谷在給大女兒陳玉珠的信中說道（註九）：

你關心雨天草會快長起來，這若以文字表現出來便成了詩；你要摘草不使滋蔓，這意思亦可以成詩。草雖長而青蒼可愛，手不忍摘這更是詩…

...

在寄莊遂性的書信中，亦強調詩材到處可得，關鍵只在是否有足夠細膩的心思與豐富的想像（註一〇）：

門前溪水潺潺，花柳氍毹，溪中常有少婦在那裡浣衣，真正沒有詩？黃昏的時候，夕照欲落，滿天紅霞，美麗奪目，何不動興？月明人靜，於水邊柳陰下納涼。仰觀天象，是若何神秘？只要詩人信口吟出，便成了詩，必請試試。

換句話說，只要有心，只要具豐富想像，尋常事物其實觸處皆可以成詩。除了敏銳的洞悉力、熾熱的情感、豐富的想像，虛谷最重視的是詩人的真性情。在〈駁北報的無腔笛〉一文中，他引用了廚川白村的文藝批評觀說（註一一）：

文藝純然是生命的表現，是完全脫離外界的抑壓、強制，立在絕對的自由的心境，表現個性的唯一世界。忘卻了名利，丟掉了奴隸根性，擺脫了一切的羈絆、制縛，文藝上的創作才能成立……除去了假面孔，以純

註九：參考虛谷致陳玉珠信之七，將收於《陳虛谷作品選集增補稿》，同註一。

註一〇：參考虛谷致莊遂性信之十一，將收於《陳虛谷作品選集增補稿》，同註一。

註一一：參考同註四，頁三五〇至三五二。

真大膽的態度把自己表現出來，這才算是文藝。

因此，詩人不僅是哲學家還必須具有孩童般純真的性情，正所謂「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虛谷的〈寫懷〉詩，便是以說理的方式強調純真性情的重要：

讀書明至理，處世在親仁。鄉黨尊和睦，襟懷重率真。未曾思利己，何敢慢驕人。此意誰能諒，呼天問鬼神。

三、寫詩之原則

歐陽修《六一詩話》曾說到作詩的原則在於「多讀、多作、多商量」，此話陳虛谷始終奉為圭臬，且用以自勉、勉人。尤其在與中年以後始奮力學詩的莊遂性書信往來中，最常見虛谷反覆陳述這個原則。以下以陳虛谷致莊遂性書信為主，參酌其它作品，來說明虛谷對習詩的看法。

(一)多讀前人詩

一九四一年陳虛谷在給莊遂性的書信中說到（註一二）：

你悟多讀、精讀之道，不患無門徑可入。六一居士說：「多讀、多作、多商量」正是此意。王安石說，杜甫詩何以會那麼好呢？就是他自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康長素（有為）能背誦杜詩全集，不遺一字（梁啟超語），啊！怪得古人詩好？

誠如蘇軾所云：「舊書不厭百回讀」，在反覆誦讀中，自可逐漸體會詩文之趣味與深意，這是中國傳統文士讀書的方法之一，舊詩人出身的陳虛谷亦不能免於此。那麼，究竟哪些作品值得初學詩的人反覆誦讀呢？在與莊遂性的書信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虛谷學詩之根源，主要是來自李、杜、韓、蘇以及王、孟、韋、陶、小謝：

李、杜、韓、蘇斷不可不讀；王維、韋應物、陶淵明、謝朓亦不可不讀。

註一二：參考一九四一年虛谷寄遂性信之九，將收於《陳虛谷作品選集增補稿》，同註一。

(註一三)

我前信勸你陸杜李兼讀，這話不可一笑置之。讀之法，取其易而棄其難。杜詩難解者雖多，易解者亦不少。但最好的作品亦多是明白如話者，你不可害怕。陸杜古近體皆好，宜兼讀之，不可側重，不管你一年後有驚人進步，二年後會左右逢源了。(註一四)

不論那一家的詩，其最好處都在白描、寫實，杜詩亦不脫此例。他的三吏、兵車行、北征等膾炙人口的佳作皆極解(筆者案：當作「皆極易解」)……熟讀、多讀為最要緊……你不要一氣要把它裝進腦袋去，你須分四遍、五遍複習，每遍讀五回，複習了再複習，結局讀過了二十回，雖不記，不生疏矣！(註一五)

在陳虛谷對詩的審美認知裡，所謂好詩，是要能以寫實手法反映人生實況；且以「白描」「明白如話」為訴求。因此，他推崇杜甫的三吏、兵車行等淺白易讀的作品，而反對文字綢麗、刻意雕琢者：

四靈詩是柔麗雕琢之流派，何能及於蘇黃陸楊？我最希望你讀李杜王孟蘇陸也。(註一六)

四靈、后山、清、明、元之詩，且不要讀，拋全力專攻李杜、陸蘇、王維、孟浩然最為得策(註一七)

除了因關懷時局而強調詩的寫實精神外，虛谷本身是一個生命情調較接近山水田園的詩人，在一九三九年寄給莊遂性的書信中說到：

寫好大字，吃好茶，聽好音樂。有時高談闊論，有時醇酒美人，或窮機智於門棋，陶寫性情於絲竹，這是幾生修到的？……我想僕僕風塵，還

註一三：參考一九四一年虛谷寄遂性信之七，將收於《陳虛谷作品選集增補稿》，同註一。

註一四：參考一九四一年虛谷寄遂性信之九，將收於《陳虛谷作品選集增補稿》，同註一。

註一五：參考一九四〇年虛谷寄遂性信之四，將收於《陳虛谷作品選集增補稿》，同註一。

註一六：參考一九四一年虛谷寄遂性信之八，將收於《陳虛谷作品選集增補稿》，同註一。

註一七：參考一九四一年虛谷寄遂性信之十，將收於《陳虛谷作品選集增補稿》，同註一。

不如歸隱山村，看山看水，去來自在之爲愈也。（註一八）

詩人的性情及胸懷如此，所以，對善寫自然的王維、孟浩然、韋應物亦頗爲推崇。他在書信中建議莊遂性：「你若有興趣作風景詩，須讀王維、韋應物、謝靈運或謝朓，清人如王漁洋亦頗高明。」（註一九）

由於詩學根源於李杜王孟蘇陸，因此陳虛谷的詩作頗有唐宋風味。如一九三〇年有〈感懷〉十首發表於《台灣新民報》三三三號，並就教於其詩學老師林幼春，幼春評云：「君年來致力新詩，漢詩殊罕作，近復寄此十絕，如對床夜話，讀之可知其深於白陸北也。」茲舉其中兩首爲例，以見其風貌：

日月奔馳似擲梭，半生空自怨蹉跎。年來苦被妻兒累，拋卻文章事業多。

（其三）

生性原來慣不平，紛紛世事豈無情。頻年不識何多病，一病才瘳一病生。

（其九）

此外，對杜詩百般推崇的陳虛谷亦有類似老杜的社會寫實詩，以悲天憫人的襟懷寫生民百姓的傷痛。其中〈相命師〉一首，乃一九四〇年寫於戰時的東京，爲虛谷較得意的作品之一：

路有相命師，吉凶能先知。滔滔肆雄辯，少婦爭趨之。良人事遠征，未知死與生。何時得凱旋，請爲一說明。誰知相命師，欲語又遲疑。相對但茫然，咨嗟無已時。少婦意慘傷，嗚咽斷人腸。行矣長嘆息，紛紛淚沾臆。來問觀世音，依然自默默。求得一籤詩，詩意費解釋。欲從夫婿去，路遠不可得。仰首望青天，青天碧一色。

在陳虛谷所有的詩作中，最具特色者當爲田園山水詩，這一方面因爲虛谷長年居住在和美塗厝厝，所見所聞無非農村景致；一方面虛谷生性本愛丘山，常常遊息於深谷幽壑，因此好山好水常得以入到筆下，成爲寫作的最佳題材。他有

註一八：參考虛谷寄遂性信之一，將收於《陳虛谷作品選集增補稿》，同註一。

註一九：參考一九四一年虛谷寄遂性信之九，將收於《陳虛谷作品選集增補稿》，同註一。

〈村居雜詠〉十四首、〈田村竹枝詞〉十六首，寫農家生活的種種面相，極生動逼真；他又有恬靜閒遠如王維具禪趣的小詩，頗耐人尋味：

路過大仙岩，蟬聲噪正酣。孤松生絕壁，眾水匯空潭。倦倚溪邊石，閒尋雲外庵。晚來幽意極，更與老僧談。（遊關仔嶺）
春來人歡樂，春去人寂寞。來去無人知，但見花開落。（偶成）

（二）多作

虛谷認為多讀古人詩之餘，還要多動筆，才能真正將所學沁入肌理。然而，寫詩之時，切忌一味埋首斗室，苦吟詩歌。必須多到戶外，看山看水，始能啟發寫作靈感：

遊山玩水易動靈感，早晚須常出外散步，不可一味作課題，沉思默想也。（註二〇）
不可一味埋首室內，須常向田村走。看山玩水，看雲看月，凡自然界一切的物象，皆足以陶融性情也。陸詩：「雨多幽草上牆生」，杜詩：「細雨魚兒出」，韋詩：「冥冥鳥去遲」，非精細觀賞者，何能道破？（註二一）

因此他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攜帶兒女前往日本就學，而二度寓居東京時，便是每天過著：「散步，觀賞蔬菜、果木、山水、雲霞、天空之變，遶行竹圍以觀其疏密」的生活。等遊賞盡興後，入到室內來，便是吟詩。據虛谷自己的說法，在兒女上學之後，自己獨個兒讀詩作詩，寫詩的數量為一生中最多者，而功力也因此大增。以後作詩再也無法達此盛況，詩的品質亦罕能與此時之作相比擬（註二二）。如前面所引的〈偶成〉詩（春來人歡樂……），虛谷過世後，家人將之鐫刻於墓碑之背面，乃虛谷一生中極得意之佳作。此詩即寫於一九四〇年寓居東京之時，充分地表現了詩質之美，與夫對生命之高度概括，

註二〇：參考一九四一年虛谷寄遂性信之六，將收於《陳虛谷作品選集增補稿》，同註一。

註二一：參考一九四一年虛谷寄遂性信之九，將收於《陳虛谷作品選集增補稿》，同註一。

註二二：參考一九四一年虛谷寄遂性信之九，將收於《陳虛谷作品選集增補稿》，同註一。

絲毫不遜於虛谷晚年「繁華褪盡見真淳」之作。

(三)多商量

一九〇〇年虛谷在與莊遂性的書信中指出，與師友多商量是習詩不可或缺的原則：「良師益友是學問場中的好武器，以曹子建之才，尚歡迎人家指點其謬，況下此者乎？牛頓說：我是在茫茫的大海邊玩貝殼的一個小孩子。學問之道不可無此一副虛心……」（註二三）。在陳虛谷寫詩歷程中，主要的啓導師，前有二林的洪以倫，後有霧峰的林幼春。相較而言，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後者對虛谷的影響顯然比前者大。在目前所看到的虛谷詩集中，只能看到兩首〈追憶洪以倫師〉的作品，茲舉其一如下：

不忍重過舊講壇，每逢吟伴一長嘆。從今若再開詩會，無復先生爲點圓。
。（其一）

可見洪以倫原是爲陳虛谷講詩、引導作詩乃至參加詩會時指點佳句的老師。而林幼春對虛谷的影響則層面更廣，不儘是詩作的指導老師，其生命人格更是虛谷乃至當時有志青年景仰的對象（註二四）。在幼春生前，我們可以看到他對虛谷寫詩的點撥。除了前一節所引的〈感懷〉十首有幼春評註外；另有〈田村竹枝詞〉十首，據虛谷公子陳逸雄的判斷，此組詩當亦曾送交幼春指正，原稿有圈點刪改，原題作〈田村雜詠〉，後改爲今題；此外〈村居漫興〉三首中有

註二三：參考一九四一年虛谷寄遂性信之九，將收於《陳虛谷作品選集增補稿》，同註一。

註二四：有關林幼春的人格氣節及文才，描述得最詳盡的當屬張深切的《里程碑》，茲摘要如下：「林幼春是霧峰林家下霧人，他可謂台灣近代的詩人。他的詩有性靈、有氣魄……他有堅強的意志，進步的思想，雖是讀舊書的漢學者，卻跟得上時代的潮流，能夠領導台灣的文化。他當選……《台灣新民報》社長，又爲民衆黨主要台柱之一，率先響應吳虞的「非孝論」，在報紙和王學潛、張淑子等人打過激烈的論戰，驚煞了台灣全島的老學究。這次的論戰，堪稱爲台灣的小型五四運動，青年們擁護他爲主帥……掀起了台灣言論界未曾有的大浪潮……民國十二年，日本當局以「治安警察法違反」檢舉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時，他也被認爲要犯之一，嚐過了鐵窗的滋味……」，轉引自陳逸雄《陳虛谷選集》，同註四，一八三至一八四頁。

部份字句亦曾經過幼春修改（註二五）。另外，在《陳虛谷選集》中，有林幼春〈村居漫興〉及陳虛谷的和詩〈村居漫興次老秋師韻〉，陳逸雄認為（註二六）：

虛谷這兩首七律是給幼春的和詩，留存稿有圈點刪改，似幼春所作。第六句（虛谷）原作：「不妨昨是而今非」，改成「不論昨是與今非」，並附有（幼春）評語：「（虛谷）自注：『滿四圍』覺得突如其來，鄙見既村居自有四圍，高見亦未盡然，然能如此研究，佩服佩服。大抵足下之詩，無論好歹均先立意，此宋人家法也。」

由此可見，虛谷常以其作送呈幼春指教，是虛谷非常重要的詩學導師。因此一九三九八月在日本聽聞幼春過世的消息時，虛谷有著無盡的感傷，在與莊遂性的信中說道（註二七）：

幼春先生逝世，是台灣文壇之損失，又是我一大吃虧。他在詩文界的地位，好比是新高山（玉山），其餘皆埔里連峰，對不對？他平生愛才若命，凡見有可造就，皆不惜心力提撕誘掖，以期得成正果。虛谷亦素荷垂青之一人，今聞此變，能無惋惜乎？

復先後作〈哭幼春先生〉八首、〈冒雨謁老秋先生墓〉、〈獻璋歸自日本謁老秋師墓順道過訪喜而有作〉等詩，表達對恩師的無限感念。從〈哭幼春先生〉詩裡備見師徒之深情：

生死誰能抱達觀，追懷未免淚潸潸。不知已作黃泉客，猶寄詩篇與改刪。
。（其七）

註二五：參考同註四，頁一八〇。

註二六：虛谷〈村居漫興次老秋師韻〉之二云：「秋思茫茫對夕暉，吾生畢竟欲何依？尋詩朝伴閒雲去，踏月暮隨倦鳥歸。任笑醉生兼夢死，不論昨是與今非。商量尚有堪爲事，蒔柳栽花滿四圍。」，幼春乃針對此詩作評。參考同註四，頁一八二。

註二七：參考一九三九年虛谷致莊遂性信之三，將收於《陳虛谷作品選集增補稿》，同註一。

十數年來不讀書，登門求教又偏遲。推敲一字原非易，更有何人爲釋疑。
。（其八）

除了兩位詩學老師之外，據虛谷自云，常與其論詩的友人有：楊樹德（笑儂）、楊木（雪峰）、賴和（懶雲）、莊遂性（負人）、陳秋逢、林獻堂……等人。所謂「詩向會人吟」、「詩當得意逢人誦」，虛谷通常將得意的近作，抄給友人互相討論。有時因懶得一一抄寫，便以在報紙發表的方式，告知諸詩友；然因數量太多，又擔心有獨占舞台之嫌（註二八）。由此可見當時虛谷詩作發表頗勤，而尋求志同道合之友人的心亦相當急切。以下援引一段莊遂性初試擊鉢吟，虛谷以遂性所寫〈歸燕〉與〈送春〉詩爲對象所作的討論，可略見其吟詠詩歌時，字斟句酌之用心程度（註二九）：

（遂性）〈歸燕〉第二句，語欠明白，若照拙稿（修改）甚見衰颯（筆者案：「颯」字疑爲「颯」之誤），或合尊意，但亦可改爲明朗也。「花外雙雙飛舞遲，舊巢安穩託身宜。梁間好夢重來續，一夜唯喃到晚時。」你以爲如何？〈送春〉第一首，起承頗什，「送」字亦寫不出；第二首竊易轉結，不是正寫，乃反映的手法也。非如此，無以見「送」字的意，這種題若不刻劃「送」字亦不能稱題。如我先番送上〈探梅〉之詩：「自是君家有仙骨，休將清瘦怨東風」，若作〈梅花詩〉是頗過得去，但作〈探梅〉是不合格也。

又比如一九三九年在給莊遂性的書信中，虛谷對諸詩友祭弔林幼春的詩也都逐一做了批評，由此可見虛谷與文友切磋詩藝之概況（註三〇）：

幼岳詩才確是高強：「過去受恩偏覺重，他生相見莫教遲」，何其悲痛之極。傅秀才「有詩多作傷心語，無藥能生病肺人」亦甚恰切，但改「

註二八：參考一九四〇年虛谷致莊遂性信之四，將收於《陳虛谷作品選集增補稿》，同註一。

註二九：參考一九四一年虛谷寄遂性信之九，將收於《陳虛谷作品選集增補稿》，同註一。

註三〇：參考一九三九虛谷寄遂性信之三，將收於《陳虛谷作品選集增補稿》，同註一。

病肺」爲「病革」反拙了。（楊）石華之「無多心血傷時世，有限年華困病魔」，（陳）英方「登門猶憶談詩夜，投轄偏殷款友情」（虛谷原註：原作「最憶」宜改爲「猶憶」，「猶懷」改爲「偏殷」方好），又「高唱民權曾下獄，欲興輿論早操觚」「末俗都憐輕漢學，老天寧忍負才人」皆佳句也。（施）炳揚「每憶談鋒驚四座，長懷詩膽冠當時」，（朱）啓南「品高人比冰同潔，學博詩如海共生」，（葉）少奇「常將倒屣迎寒士，曾見昂頭入獄門」……（周）定山「一身學界繁興運」亦頗切當。（陳）秋逢「幸無遺恨及諸兒」亦略可讀，素負才名之南都（筆者案：即陳逢源）此番作品皆無足取，其不善言情乎？

在此信中虛谷除批評詩友的作品外，亦極謙虛地以新近作品和遂性做討論，在所抄錄的〈呈灌園先生〉之二「天地何心太不仁，英雄從古困風塵。誰知憔悴江關客，曾是轟轟烈烈人」後註云：「用『江關』好或『京華』好？音調是『江關』好也，請你發表意見。」目前雖因資料的限制，無法看到更多虛谷與文友論詩的記錄；但是，對自己引導進入學詩之門的莊遂性尚且如此與之細細商量音節字義，何況是其他平輩或長輩？則虛谷作詩用心審慎的態度可想而知。

虛谷一生中與友人相聚論詩最愉快的階段，大概要屬第二次東渡寓居日本的時候了。當時林獻堂、蔡培火、楊肇嘉、陳茂源、謝溪秋、甘文芳、葉榮鐘、楊子培……等人亦在日本，虛谷常與之往來縱談時事，細論詩文。後來因林獻堂滑折腿骨，臥病六十餘天，無聊之際，遂創「東京詩友會」，詩友們常於「雨聲庵」聚會吟詩。一九四〇年獻堂歸台前，由虛谷編成《海上唱和集》，收錄當時吟詠之作近三百首（註三一）。後來虛谷有〈呈竹軒先生〉詩云：「記曾相會雨聲庵，鬥角勾心興趣酣。我是疏頑還勝昔，君偏豪快善清談。過江名士傳聲價，閉閣文章恣討探。一席義山長講解，不堪惆悵隔天南。」（註三二）

註三一：參考《陳虛谷選集》，同註四，頁四九四。

註三二：竹軒即謝溪秋，此詩收錄於《陳虛谷選集》，同註四，頁二〇九。

對當時詩友吟詩論文之樂，表達不盡的思懷與追憶。

四、陳虛谷漢詩的特色

在前言部份筆者曾談到，一般人多肯定虛谷新文學的成就，而罕談及虛谷真正得意的漢詩作品。本文二、三兩節即專就虛谷對傳統詩的學習根源、方法、原則作了說明，本節將進一步就其作品之內容進行探討。在追溯詩學根源時，或多或少已將虛谷與傳統詩人風格特色較相近之作做過介紹了。本節主要鎖定虛谷傳統詩中別具特色者加以說明，目的在突顯其所以異於同時代的舊詩人之處。

陳逸雄先生在〈我對父親的回憶——陳虛谷的為人與行誼〉一文中說到（註三三）：

父親的文學活動，始於舊詩，終於舊詩，在殖民地體制下坎坷的文學環境裡，這不僅是他個人走的路，亦是懶雲、守愚、一吼等人走的路，可能亦是其它更多的中文新文學從事者所走的路。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原本堅持用漢文寫作的新文學作家，在一九三七年漢文寫作遭到禁制時，紛紛轉而回到早年寫舊詩的路。這樣的轉折，是否會影響他們舊詩的寫作？也就是說，新文學所蘊含的新思想是否曾在舊詩的寫作上產生一定程度的啓迪或催化作用？跨越新舊文學領域的漢詩作者與純粹從事漢詩寫作的作者，在詩作內容、思想主題、寫作風格乃至寫作態度上，是否有所不同？

陳虛谷在與莊遂性討論及詩友的作品時，其實已然覺知傳統詩的寫作本身確有「新派」與「舊派」的差異（註三四）：

一吼詩頗見精思，務求推陳出新，極是可喜之現象，台灣詩壇正期待多

註三三：參考同註四，頁五〇〇。

註三四：參考一九四一年虛谷寄遂性信之十，將收於《陳虛谷作品選集增補稿》，同註一。

出此等作品，一洗積污也。應社四、五個作手，大可刮目以待，幼岳亦然。鹿港一吼、一鳴、問遠亦斯界中之錚錚者，一鳴卻是完全代表舊派的。

當時台灣詩壇積弊甚深，一方面是作意陳舊，缺乏新意；一方面是詩人品格墮落，往往趨附執政者。接受新思想衝激的新派人士亟思以新的文學形式來進行精神的洗滌和改革，然而，一九三七年以降，以漢文創作新文學被禁止使用，有心從事文學改革者只能透過「舊形式來傳達新思想」，這是彰化應社的主要取向，也是其它跨越新舊文學兩個領域作家寫作漢詩的共同特色：應社的賴和、楊守愚、陳虛谷、楊雪峰屬之；非應社的周定山（一吼）、莊幼岳、吳慶堂亦莫不皆然。虛谷說一鳴（施炳揚）是舊派人士，主要因為他純是漢詩人，並不曾跨入新文學的領域，在詩的寫作題材、技巧及風格上，都是依循固有傳統，而沒有開創性的發展。

接著我們要問的是，有別於「舊派人士」的所謂「新派」究竟具有甚麼樣的特色？而所謂「新派」他們的思想根源於何處？筆者往後將對「跨越新舊文學的作家之漢詩」作系列性的探討，本文首先嘗試以陳虛谷作為分析對象來進行說明。

除了前面曾經探討的中國詩學根源之外，有關新思想乃至外國文學作品，虛谷都吸收了相當多的養料。據虛谷事蹟簡表及陳逸雄先生寫的憶述性文章可知，虛谷少年時代，曾就讀於漢書塾，奠定了以漢文為根基的學問方向。後來曾就讀於國語學校（日語學校），未及一年即退學（註三五）。後來因娶了鹿港丁進士的孫女丁琴英為妻，為了與妻家家人取得平等地位，虛谷又於一九二〇年前往日本明治大學經濟科就讀，一方面又到英語正則學校學習英語，為將

註三五：一九三一年陳虛谷致內弟丁瑞銓信（一）中說：「我自小對於學問，是不大致意，這原因，一半是我父母放任主義，一半是我的有錢人意識太重。讀書是為著賺錢，我可以免賺錢，所以我可以免讀書。退國語學校正是極好說明這理由。」，收在《陳虛谷選集》，同註四，頁三七六。

來赴歐美留學做奠基工作。後來雖因故未能達成此願，但是虛谷對學問的狂熱追求實為一般人所不及（註三六）。到東京之後，開啓了虛谷的世界之眼，他再也不像傳統文人般拘限於狹隘的視野和思維。到明治大學學習了有關社會、經濟方面的學問；而參與台灣留日精英的政治文化活動，更使他關懷整個殖民地台灣的命運和未來。在給內弟丁瑞鈺的信中虛谷提到（註三七）：

在東京三年，我只有勉強。關於台灣種種的運動背守沉默，但凡有集會，必定出席。卒業了，請願議會團到東京，我出歡迎演說。因這一場的演說，我的存在才被認識了。我開始啓蒙運動，正是此時以後……

從此陳虛谷與台灣社會文化運動，再也脫離不了關係。他一生中最自豪的兩件事，一是漢詩，一是演說（註三八）。而所謂「演說」，即是以台灣文化協會會員的身份向社會大眾介紹民主自由等新觀念，是文協重要的台柱之一，葉榮鐘說虛谷「為開風氣倡文化，懸河熱辯無以加」，可見虛谷的熱情與蓬勃的生命力。從他當時演講的題目看來，可知他的關懷面極廣：〈個人與社會〉、〈讀書之急務〉、〈此後之家庭生活〉、〈台灣文化運動之必要〉、〈台灣議會請願與帝國之立憲精神〉、〈兒女教育〉、〈專制政治與立憲政治的區別〉、〈人的生活〉、〈迷信之打破〉、〈結婚問題〉……純是以新文化知識份子的角度來思考台灣問題，來啓發台灣民眾。若單從文學方面來說，可明白地看到滋養虛谷文學生命的除了前面所說的中國傳統詩人：陶淵明、謝靈運、謝朓、李白、杜甫、王維、韋應物、蘇軾、陸游之外，又包括中國新文學作家：郭沫若、康白情、田漢、林語堂；外國的歌德、莫泊桑、海涅、拜倫、華滋華斯、惠特曼、泰戈爾以及日本的廚川白村、生田春月等，都是虛谷筆下一再提起的人物。在中外新思潮的啓發下，虛谷的漢詩呈現以下幾種特色：

註三六：參考陳逸雄〈我對父親的回憶〉，收在《陳虛谷選集》，同註四，頁四八三至四八五。

註三七：參考同註三五。

註三八：轉引自陳逸雄〈我對父親的回憶〉，收在《陳虛谷選集》，同註四，頁四八七。

(一)批判傳統陋習，提倡革新思想

所謂「傳統陋習」包括：舊文人的習詩方式、生活態度，以及諂求權貴的劣行。更廣義地說，則包涵傳統漢人社會封建禮教習俗、陳舊不合人情的價值觀……等等都在陳虛谷的批判範圍內。比如他曾批評：「傅（錫祺）秀才於讀詩會不講杜甫而論放翁，我想是不對的。學詩宜以杜為主，以陸為副，主要講、副自習，方稱善學。」（註三九）再者，對於舊文人生活的枯淡缺乏情味，也提出了他的看法。一九四一年賴和曾到日本，寄居虛谷住處，虛谷謂「我於向來所認識的懶雲之外，還發現了好多可學之處」，最可取的是他的人情味「真是超人數等」。虛谷因此向莊遂性提出自己以情意為中心的創作觀（註四〇）：

情意中心生活是人類特有可貴的東西，古今來的大詩人都不脫此例。負人（案：即莊遂性）內心亦充滿著，但就是坐在舊文士懶惰、枯淡之弊，這只是缺少表現而已，非性格之根本缺點，不足為憂。

至於對於部份傳統文人的缺乏骨氣，趨附名利、諂求富貴的行爲，虛谷更是抗顏斥之。在一九二四年〈駁北報的無腔笛〉一文中，陳虛谷以非常嚴厲的口吻怒責、挖苦那些巴結逢迎上山總督的「狐媚詩人」（註四一）：

上山督憲的詩，我是沒有意見的，因為我沒有你那樣的好眼光。但我相信他的詩，確和你們無干。他來台灣做總督，自有他的抱負，他離別他的美麗山河、知心親友，自有他的感情，他要抒他的抱負，寫他的感情，他自然要發之於詩，這是毫無可疑的。只是你們要曉得，他的詩不是寄給你們的，並且也和你們素不識面。他是為著自己做詩，不是為你們做詩。誰要你們巴結？你們真不要臉啊！……狐媚的詩人們啊！我非責

註三九：參考虛谷寄遂性信之十一，將收於《陳虛谷作品選集增補稿》，同註一。

註四〇：參考一九四〇年虛谷寄遂性信之四，將收於《陳虛谷作品選集增補稿》，同註一。

註四一：本文收錄在《陳虛谷選集》，同註四，頁三四六至三五六。

你們和詩，是犯了道德上的罪惡。我是說你們違背了做詩的旨趣，是太把藝術污辱了！太把自己的人格糟蹋了！台灣出你們這班詩人真要羞死人呀！你們且不要做詩罷！你們且去洗洗你們的腦袋，涵養你們的人格罷！……

舊詩人出身的陳虛谷眼見大批舊文人沉淪在名利場中，絲毫無自覺，更缺乏慚惡之心，因此，要以如此激烈的文字，做金鋼杖、降魔杵，希望一棒喝醒迷夢中人。除了直指舊文人的弊端外，陳虛谷也能以身作則，努力掃除過去不良的舊社會積弊。雖然出身地主之家，但虛谷卻能秉持「民胞物與」的精神，對廣大的群眾表達深摯的同情。自己雖然不乏衣食，卻不肯有過度浪費和奢侈的享受。祖父過世，喪葬費花了六、七萬，虛谷在與其長女陳玉珠的書信中說道（註四二）：

只要有錢人，便可隨便開使，此種壞思想，非改不可……坐於因襲傳統之舊思想之弊，吾們做兒子有長輩在，不便反對。但是，我們自己的事，正好實行改革了。

一九三二年寄給內弟丁瑞鈇的信中，虛谷相當激烈地對傳統舊俗做了抨擊（註四三）：

講起舊儀式，還有幾件可以值得我們去蹈襲？老人家是從舊社會組織中生長的，對於舊社會組織中所產生的制度、慣習，自然有任何不破的信仰，然而受過新教育的我們，實在都要有一點革除的關心才好……社會進步的必要條件，是要有煽動的思想家。不錯！處這新舊交界的時代，要做一件事哪可以全無加以懷疑批判？

爲了實踐這樣的理念，陳虛谷建議丁瑞鈇在「老母生日」（瑞鈇母親·虛谷岳母）生日時，節約費用的一部份作爲社會事業，且認爲「這是本於孝道，我以

註四二：參考虛谷寄長女陳玉珠書信之八，將收於《陳虛谷作品選集增補稿》，同註一。

註四三：參考同註四，頁三八一。

爲老母一生最喜慈善，而且這麼辦法，也是顯揚母親的名聲，又是表示你們做兒子的孝心和賢明。這裡所謂賢明是指適應時代的趨勢，所以才敢有這提議」（註四四）。

一直到虛谷晚年，這樣的理念並未改變。一九五九年八七水災時，虛谷開放默園收容五、六百名難民；一九六〇年再度收容困在水中的鄰村老幼，並皆供應米糧，凡此種種皆可看出他過人的胸襟和度量（註四五）。尤其動人者乃虛谷於一九五六年四月十日所立之遺言，在這篇文字中我們看到一位具有理想和熱情的革新人士，如何將新思想實踐於日常生活中（註四六）：

台灣習俗要改善者甚多，獨於喪事猶守舊慣，大抵因長上之事，爲人子者不敢擅改。長上又無改意，吾斷然欲改之，書此以爲準則，願吾子女及妻勿反吾意，至囑……吾死，依基督教式，請一牧師，翌日必葬，葬事費五千元以下……風水之說，中毒甚深，吾子女要自作主張，看前面眺望佳者便可。墓極小而堅固，墓碑刻「故詩人陳虛谷滿盈之墓」，不用跪拜禮、不披麻戴孝、不點腳尾火……凡一切俗例務必盡改……吾一生對經濟無所建設，無益於家，無益於國，又無益於子孫，更不欲死后重累子孫矣。世人對吾此舉必多惡評，故吾遺言，負其全責，請大家見諒。

這種革新精神在詩作中，遂表現爲虛谷對泥守禮教者的批評，比如他的〈近感詩〉：「不知時世已推移，妄想功名繼聖賢。禮教已經流毒甚，文明猶詡四十年」。由於對封建禮教的反感，身爲地主階層的陳虛谷不盡絲毫無驕矜習氣，反而能以細膩的心靈關懷百姓的憂苦，尤其是台灣最大多數的農民：

樓頭高坐看春耕，恰是霏霏雨乍晴。自覺心中增愧恨，毫無補益及蒼生。

註四四：參考同註四，頁三八四。

註四五：參考一九六〇年虛谷寄顏梅信，及一九五九年虛谷寄陳逸雄信之十二，兩信將收於《陳虛谷作品選集增補稿》，同註一。

註四六：參考同註四，頁四一八。

眾口囁囁倡革新，欲從水火救吾民。可憐我卻偏多病，空作田村一散人。

（感懷一九三一年）

拋卻收冬造路來，農民個個哭聲哀。強權抵抗無能力，但願天無風雨來。

（縱貫道路）

春水平田雨似麻，新秧分種不歪斜。農夫未可輕相視，責繫蒼生百萬家。

（插秧）

天不雨，禾欲死，征稅減糧相倍蓰。民將成餓虎，天快下雨！天快下雨！

（苦旱）

因為敬重農民「責繫蒼生百萬家」，因為解知「農民未可輕相視」，所以虛谷相當重視「人」存在的尊嚴，並推許爭取民權的革命鬥士：

瀟灑胸懷不染塵，龍為意氣馬為神。河山破碎關情久，風月因緣到處新。

欲振民權唯有子，自甘奴隸斷無人。紛紛時局方多事，好為蒼生惜此身。

（送灌園太岳之大陸）

猶記當年上演台，滔滔雄辯雜談諧。可憐數載拋心血，爭得民權幾許來。

（呈肇嘉）

稱頌爭取民權鬥士的同時，亦對苛酷虐民的執政者提出批評。在強調以白描手法，表達真摯情懷的陳虛谷筆下，於是出現這樣的作品：

來是堂堂去杳杳，此時心事亦堪憐。也應舟出基隆港，感慨榮枯易變遷。

思想絲毫不變更，依然壓迫再橫行。可憐汝亦癡愚甚，贏得千秋唾罵名。

這兩首〈內田總督撤職有感〉乃是針對以高壓手段統治台灣人的日本長官內田嘉吉去職時而寫（註四七），用字極淺白，諷刺意味強烈，充分表現出陳虛谷

註四七：內田嘉吉於一九一〇年八月至一九一五年十月任職台灣民政長官，在職期間曾以武力鎮壓台灣原住民，又發生了台灣史極慘烈的羅福星及焦吧哖事件。一九二三年九月來台擔任第九屆台灣總督，在職中壓迫台灣議會設置請願活動，引發一九二三年底的治警事件，多位台灣民主鬥士受到株連。內田就任未及一年因山本內閣垮台而去職，虛谷此詩當作於一九二四年初。參考同註四，頁一四三。

耿直剛正的性格。同樣直接而激烈地批評執政者的作品尚有陳虛谷最為人稱道的〈警察〉詩：「凌虐吾民此蠹材，寇仇相視合應該。兒童遙見皆驚走，高喊前頭日本來。」充分表現出陳虛谷不畏強權，勇於批判的精神，在日治時期的台灣詩壇，實甚難得。

(二)我手寫我口

陳逸雄曾說：「父親舊詩的一個特色就是『白』……他的詩中處處可以看到日常用語，大都平明而易懂。」（註四八）「平白如話」，的確是虛谷詩的一大特色，他在致莊遂性的書信中強調「不論哪一家詩，其最好處都在白描、寫實，杜詩亦不脫此例……」（註四九）；「最好的作品亦多是明白如話者」（註五〇）。這種特色不僅上承杜甫、元白，甚至與晚清黃公度所倡「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的精神亦是相一致的。虛谷詩雖白，卻能表現自己獨特的風味，而且在其中表現雋永的情趣。前面所引的〈內田總督撤職有感〉、〈警察〉詩，以幾近口語的詩句為人民喉舌，如白樂天的「老嫗能解」，足以達到批評時政、洩導人心的效果。此外亦有同樣是平白語句，卻以較曲折婉曲的手法表達對執政者的批判者，比如一九二二年左右所寫的〈荒川賞櫻〉：「荒川十里路橫斜，匝地漫天盡落花。得寵東皇無幾日，大和魂莫向人誇」；一九四〇的〈偶成〉詩：「葉落蕭蕭捲地來，北風吹過雁聲哀。太陽卻亦寒酸甚，無力支撐雲霧開」皆表達了對太陽國——日本的諷刺之意。至於對那些媚日求榮者，陳虛谷亦曾為詩予以譏諷，如〈春柳〉詩：「楊柳垂絲萬萬條，含煙帶露不勝嬌。看他一識東風面，便失矜持自動搖。」對諂求權貴者的缺乏骨氣，毫不保留地予以批評。

除了諷刺時政，虛谷亦喜以「白描」手法表達自己的內心世界。比如一九二五年長男逸耕出生時所寫的〈生男作〉：「添個男兒喚阿爺，自思心願本無

註四八：參考陳逸雄〈我對父親的回憶〉，收在《陳虛谷選集》，同註四，頁五〇一。

註四九：參考一九四一年虛谷寄遂性信之七，將收於《陳虛谷作品選集增補稿》，同註一。

註五〇：參考一九四一年虛谷寄遂性信之九，將收於《陳虛谷作品選集增補稿》，同註一。

奢。他年但願多情熱，來作台灣革命家」，便是在終得子嗣之後，以歡喜的心情藉詩傳達自己的終身理想。而一九三〇年所寫的〈感懷〉十首，則是在理想與現實矛盾衝突下所抒發的憂傷與無奈：「年來苦被妻兒累，拋卻文章事業多」（之三）；「問心事事都無愧，唯有輸人不賺錢」（之四）；「遺恨平生唯一事，消磨志氣在家庭」（之七）……皆以平白如話的詩句，描摹自己在家庭與事業間擺蕩的悲哀。至於有名的〈觀日人祝戰勝有感〉詩，則以棄地遺民的心情，寫殖民國戰勝自己母國時的痛苦心情，相當深刻、沉痛：「捷報頻傳奏凱歌，三呼萬歲震山河。前朝父老今猶在，不信無人掩淚過。」

由上面所引的詩作看來，我們可以約略了解陳虛谷的詩風。他的作品雖平白如話，卻能在平淡中表現雋永的韻味，在淺白中蘊含深刻之道理。不流於陳腔濫調，矯揉造作，在當時逐漸腐敗的詩壇蔚為一道清流。

（三）前瞻性的詩觀

虛谷雖以舊詩人的身份終其一生，卻又具有前瞻性的詩觀，他認為每一時代都有其代表性的文學，「新詩」是文學大勢所趨，「才適合於表達現代人的思想與情感」，因此勉勵新一代讀書人要學作新詩，莫再從事舊詩創作（註五一）。至於舊詩本身亦有其變革的必要，他有數首舊詩便是以內容為重，而不拘守格律之要求，比如〈上野觀櫻〉詩：

滿路花，滿路人。花如雲錦張，人似洛川神。裙裾聯翩裝束新，披花拂柳動芳塵，歌聲笑聲惱煞人。滿園花，滿路人，我是天涯漂泊客，我乃無名一詩人。我是多愁多病身，我怯看花，我怕看人，我願花永美麗，更願人長青春。

當時櫟社社長傅錫棋秀才對此詩頗有意見，以為古來無此格式。虛谷卻在與莊遂性的書信中指出：「格式、押韻這種形式，都不是詩的本體。詩的本體是在於感情，表現形式沒有千古不變的道理……感情一事亦是千古同然，但形式是

註五一：參考張恒豪〈澗水鳴暗夜流〉，收在《陳虛谷選集》，同註四，頁三四。

隨時可轉變（虛谷原註：由四言進入五言、七言，乃至宋詞元曲及最近的新詩運動，便可瞭然），所以好大膽把它發表出來……」（註五二）。其它如虛谷的〈送別〉：「三年滯異域，兩度見君來。此情良足慰，但恨不同回」；〈學書〉：「學書窗下興偏長，時有微風送午涼。片片飛花落硯上，寫入吟箋字亦香」皆是不拘形式之作，可見虛谷雖不以新詩創作為主，但是詩的「革新精神」已隱然可見於舊詩作品中了。

五、結論

從目前所見的虛谷詩作裡，我們可以看出他的漢詩作品可大別為兩類：一類是承襲自傳統詩學，具唐宋詩之風格者；另一類則為鎔鑄新思想後，以舊形式傳達新內容者。兩類作品都別具特色，也都足以呈現虛谷漢詩不凡的功力。我們可以就其山水田園詩將虛谷視為日治時期台灣詩壇的另一位陶淵明或王摩詰；但是，就更積極的角度來看，將之視為台灣漢詩具創新精神的改革者，或許更當符虛谷的角色扮演。

作為時代夾縫下的傳統詩人，如何在政治、文學環境遽變裡尋得自己的定位，在滔滔濁世裡作為時代的啟明燈，指引當代的文學走上一條可大可久的道路來。理當是當時跨越新舊文學兩個領域的作家，最感到迫切的時代課題罷！

註五二：參考一九四一年虛谷寄遂性信之九，將收於《陳虛谷作品選集增補稿》，同註一。